

# 12 | 满庭芳

太行山是一本厚书,面对它的时候,只能风吹哪页看哪页。人们告诉我,八百里太行,最美的段落是在长治,风就把长治吹开了。长治也是一本厚书,面对它的时候,依然是风吹哪页看哪页。人们又告诉我,长治盛产小米,产小米的地方在武乡,风就把武乡吹开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长治。上一次来,风把上党柳子和长子鼓书吹到我的耳朵里;这一次来,风把武乡小米吹到我的胃里。其实,风吹开什么,完全由我掌控,我想让它吹开哪页,就吹开哪页。让风吹到武乡小米这一页,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从小就喜欢吃小米,二是我吃过武乡小米。

我的老家叫赵屯,这里也盛产小米,而且在近年注册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域名就叫赵屯小米。赵屯过去叫公社,现在叫乡,平洼地很少,多是低山丘陵,雨少偏干,土壤多为砂质,因而乡人喜欢小米,也喜欢吃小米。在我家里,自我记事,小米就与大米白面一样,属于细粮之列,只不过大米白面只能过年吃,小米却是过个节气也能吃。小米捞饭的标配,便是鸡肉炖粉条,在我浅薄的肠胃里,这是天底下最好的饭食。

味蕾是有记忆的。因为小米捞饭和鸡肉炖粉条是母亲灌输给我的,所以在五谷杂粮里,我一直跟小米最亲。至于武乡小米,其实是上次来武乡留下的伏笔。

我知道,长治盛产小米,长治小米有两个品牌,一个叫“沁州黄”,一个叫“武乡小米”。

虽没去过沁州,却早就吃过沁州黄。网络时代,想吃什么都可以搜到。明明还有半桶屯屯小米,却不想错过沁州黄,网上有各种名目的沁州黄,挑来选去,买了“吴阁老”牌沁州黄。

吴氏是沁州人,康熙年间的大学士,某次以沁州小米上贡给康熙,皇帝吃得高兴,赐名沁州黄,自此便有贡米之誉。我买“吴阁老”,首先是冲着它的人文气,卖家很会说故事,后来是觉得此名不虚,又回购了许多单。

武乡小米,买在沁州黄之后。第一次来长治,武乡是行程之一。初尝武乡小米,口感似乎不比“吴阁老”差,离开时便不想空手。那天,正好走到王家峪,这里当年曾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当地小米便以“小米加步枪”为卖点,革命老区的故事,当然要比“吴阁老”加康熙打动人。于是,既来之,则买之,在王家峪乡民地摊上买了几斤武乡黑小米。

买黑小米,主要是出于好奇,以前总吃黄小米,想不到还有黑小米,武乡刷新了我的经验。回家煮饭时,或在五常大米里掺一点儿武乡黑小米,做成在我老家非常流行的二米饭,或在“吴阁老”里加一半武乡黑小米,让两个故事在我的饭锅里“混血”。

武乡黑小米被我如此勾兑,已不只好奇,而有一种故意了。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武乡黑小米如精魂一样,在我家“绕梁不绝”。

写到这里,关于为什么要让风吹到武乡小米这一页,为什么武乡小米是上次武乡之行留下的伏笔,我想我都说明白了。

## 2

此次来长治,行程里又有武乡。从大连登上飞机那一刻,我就在内心奔着武乡黑小米了,因为吃惯了嘴,还想再买几公斤。

事情却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武乡没有看到黑小米,武乡这次我看到的是羊肥小米。

羊肥不是地名,而是一个商标。一只小黑羊,嘴里叼了一棵谷穗,踏下是一丛谷穗,瞪着两只懵懂可爱的大眼睛,咩咩叫着说,是有机米呀。

我有点儿蒙圈。武乡不是牧区,山上也没人养羊,为什么会叫羊肥小米?

羊肥也不是小米,而是一个公司。从种植到收割,从加工到出品,甚至还有文创,做成了全产业链。公司总部设在武乡兴盛村。

从车上下来,就走到一个茶歇处。未见羊肥小米端的,便有人递来一杯羊肥小米咖啡,喝完了羊肥小米咖啡,又递来一杯羊肥小米茶,一只长条桌上,更是摆满了各种羊肥小米点心。

总之,目光所及,不是羊肥小米这个,就是羊肥小米那个,那只叼了一棵谷穗的小黑羊,亦无处不在,始终呆萌着,与我四目相对。

放下杯子,向一片田畦走去。谷穗已籽粒饱满,正待秋黄。几个女孩子却等不及了,她们素颜站在地头,用略带武乡口音的普通话,对着手机镜头“喋喋不休”地做直播。心里正有疑团,便站在一边听她们咋咋呼呼。

一个说,武乡在黄土高原和太行山交汇处,海拔1100多米,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天吸够的能量,因晚上气温低而少有流失,这样的小米有营养,可以熬出油哟。

另一个说,羊肥小米,顾名思义,就是用羊肥种出来的小米。武乡的羊肥,来自内蒙古草原,发酵之后撒入谷田,就成了独一无二

# 武乡小米记



素素



的羊肥。谷子地,最喜羊肥,磨出的小米,当然也饱满油润。老人小孩孕产妇,都最适合哟。

却原来,长治把山西小米e镇设在了武乡。所谓羊肥小米,就是有机小米的代名词。

的确,如今曾经司空见惯的羊肥,已经成了稀有之物,曾经无所不在的有机,现在为百姓热捧。做直播的姑娘们,只好大费口舌,百般科普。

眼前这片尚未成熟的谷子地,这片施过羊肥的谷子地,让我有点儿兴奋莫名。因为,武乡的谷子,已不再是爱长咋样就长咋样的低产作物;武乡的小米,也不再是老母亲在锅里熬的那一碗乡愁。它们已经以曾经的古老,以当下的潮牌,长出小米本来就有的尊严和灿烂。

## 3

我知道,长治不但盛产小米,还盛产上古神话。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神农尝百草,皆以长治为原乡。好在长治的前身叫上党,以天为党,就是与天为邻,什么样的神话,都可以发生,再多的神话,都可以装得下。

上古神话,个个都好,我却独尊神农氏。因为沁州黄也好,武乡小米也罢,都在历史的下游,小米的源头,可以说上溯到七八千年前。

因为对小米的言说,神农氏才是正源。在他尝过的百草里,有的成了可以治病的药,有的成了可以果腹的食。随处可见的狗尾巴草,就是经他驯化,由野生而耕作,成为最早的谷物,后世名之为粟。

神农氏即炎帝。上次来长治,曾去市郊的老顶山,看那座巨大的炎帝立姿塑像。我清楚地记得,炎帝的两只手臂是向前伸出去的,上面托了一捆金色谷穗,仰头望见谷穗那一刻,我的眼窝突然就涌出了泪水。

太行山很高大,长治很古老,与其相比,细如沙的谷粒几近于无,所谓沧海一粟也。然而,炎帝却以一粟,给华夏子民种下基因,给农耕文明点着烟火。那一捆谷穗,则如无数句

读,写就一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初史。我之独尊神农氏,盖源于此。

江山社稷,社为土,稷为谷。稷,古人指为粟。《春秋说题辞》云:“西乃金所立,米为阳之精。”就是说,粟是典型的会意字,“西”与“米”,合而为粟。正因为如此,粟能生发无极能量,因可当国。

民人以食为天,诸礼以食为首。如《礼记》所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粟为五谷之王,所谓食者,当然以粟为先。因而夏商周三世,皆以粟文化称之。一直到唐宋,北方仍以粟为主粮。李白有诗云:“家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

山西称晋,源于谷。晋之甲骨文、金文写法,如田里向上生长的两支禾苗。就是说,晋是嘉禾之象形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禾,亦是粟。

长治是炎帝故里。北宋《太平寰宇记》载:“百谷山与太行、王屋皆连……昔神农尝百草得五谷于此,因名山建庙。”百谷山,即老顶山。1000多年前,北宋人可能怕后世忘了恩主,再次以文字的方式确证,就是在老顶山,神农氏带领华夏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从渔猎到农耕的历史转折。

我之独尊神农氏,亦源于此。因为登了一次老顶山,我给自己脑补了一个常识。中国农耕文化有两大支流,长江是大米文化的源头,黄河是小米文化的源头。吃了大半生小米,才知道一个秘密,我生活在小米文化圈,也才明白,我对小米为什么会有一种生理上的接受。

林语堂说,北方人能征战,原因在于北方人是吃面一族,因为面食能做各种干粮,行军打仗可以走得远。我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北方人最早是食粟一族,产自南方的大米,产自西部的麦面,皆属后到之货。而北方人擅造,还因为粟自古就是一味中药,主养肾功,去脾胃中热,益气利尿。有这么好的药顶着,行军打仗自不在话下。

也是因为登了一次老顶山,我看见了一条古老而遥远的粟作之路。大连在辽东半岛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7000年前,就有远古先民划一叶扁舟,“循海岸水行”。4000年前,则有一簇小米倚在老铁山那座半穴房址的墙根下。毫无疑问,它们来自黄河流域。

就是说,冥冥之中,如有召唤,米粒追着米粒,脚印叠着脚印,从老顶山到老铁山,千里迢迢,路一程水一程,一程一程走来,竟走了好几千年。从前的时光,过得可真慢啊。

然而,自此以后,米气和鱼香便在辽东半岛缠绵缱绻。我甚至觉得,老铁山那一簇炭化的小米,跟我老家的赵屯小米,笃定的同宗同源,皆是炎帝怀里那一捆金色谷穗的子孙。

应该说,我对小米的热爱,夹杂着对粮食的崇拜。

很小就听一位中医大夫说,上桌第一口,一定要先吃饭,而不是先吃菜。为什么要这样,倒是记不清楚了,现在想想,应该是对胃口好吧?

后来又听一位中医大夫说,人一定要吃粮食,因为谷子、麦子、稻子,统统都是种

子。它们能发芽,是因为吸入天地精华,尤其被阳光照耀。结了实的种子,最是养人。

因为我听中医大夫的话,从此就养成了喜欢吃饭的习惯,认为每一口饭,吃的都是种子。最爱吃小米,则因为它是最小的“种子”,也是最结实的“种子”。想想吧,盛一碗小米饭,一顿可以吃进多少“种子”啊!

在去武乡之前,已经先后走过潞州、长子、壶关、平顺、黎城,不论哪一站,餐餐都见小米,我也餐餐都吃小米。

我发现,小米在长治简直被做出花儿来了,能当饭食,也能当菜食,还能当汤食,甚至能像奇亚籽一样,拌成西式沙拉。

总之,在长治吃小米,只有我想不到的,没有小米做不到的。每吃一顿饭,常常是一个惊喜,再接着一个惊喜。

武乡在长治北部,路途最远,坐在车上与作家龙一闲聊,发现他也是小米爱好者,喜欢在家做饭,主食多是小米稀粥。饭逢知己,心中大快,马上交流起做粥心得来。

那有车有位当地朋友,听到最后忍不住插话说,你们做粥的套路不对,要想熬出米油,一不能淘洗,二不能凉水下锅。听到此语,我和龙一大吃一惊,做了这么多年小米粥,程序居然是错的。

这位朋友又说,小米粥在当地分出两种,一种叫小米稠饭,一种叫小米稀饭,稠饭米和水的比例是4:1,稀饭则多水少米。我和龙一,又听得一愣一愣,以后再小米粥,绝不可造次了。

关于武乡,这一段实属倒叙,以下言归正传。前面说过羊肥小米,现在说说山西小米e镇。

所谓小米e镇,其实是个产业园区,里面驻有许多机构,诸如小米加工中心、电商直播中心、跨境电商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等等。当然,不论直播的,还是配送的,都是羊肥小米。

眼花缭乱之余,我发现还有一个小米宴体验馆中心。在中心大楼的外墙上,用大字竖着写了四句话:红红圪梁土,粒粒皆辛苦。米汤三千年,吃个煎煎煮煮。你可以说它是诗,也可以说它是民谣,因为主旨在吃,楼里面又有小米宴,一下子就把它勾起了食欲。

然而,当晚餐桌上,吃的是羊肥小米,却非小米全席宴。这是长治之行最后一顿正餐,我也只好抓住机会,凡有小米内容的饭菜转过来,便用手机拍去,准备回家做做。

似乎还嫌不够,或者说,心有不甘,餐间又去找那位当地朋友,冒昧向他索要羊肥小米宴食单。时过不久,一张《小米全宴菜品配料单》便拿来了。仔细一看,不是食单,而是菜单,总共有24道。每一道菜名后面,都写着主料、配料、辅料、味型、亮点。正经八百,一一细述。

有几道菜,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只是用料太过讲究,做起来也麻烦,非常不可做之菜。比如,皇家小米豆腐。主料:自制小米豆腐;配料:海参、虾仁、墨鱼花;辅料:青豆;味型:咸鲜浓香;亮点:自制小米豆腐,口感滑嫩。

再比如,金汤小米素佛跳墙。主料:虫草、羊肚菌等山珍菌;配料:海参、虾仁、花胶;味型:黄焖浓汤提鲜;亮点:以菌菇素食材为主,符合养生理念。

看来看去,只有两道菜不难操作。一道叫青椒脆骨鸡小米捞饭。主料:鸡大腿、小米;配料:青红椒丁、香菇丁;辅料:松仁、青花椒;味型:咸香浓郁;亮点:坚果粗粮与鸡肉完美结合。

另一道菜名很有意思,叫金沙怀旧。主料:清煮鸡脯丝;配料:青瓜丝、小米捞饭;味型:咸鲜清香;卖点:减肥佳品。

选这两道菜,是因为菜里都有小米捞饭。我早就跟母亲学做过小米捞饭,加上武乡朋友指点,回去比画两道武乡风味小米菜,应该不成问题。

言而总之,这一趟武乡之行没有白来。我只是没空去买黑小米,但我毕竟吃到了羊肥小米,而且还拿到了小米全宴菜单。

我决定,先做容易学的,那些看不懂做不出的,暂且放下,等哪天来了兴致,再一道一道去研究。有朝一日,定把它们全都摆上我家餐桌。

此刻,虽只一单在手,却已经感觉香味扑鼻了。

第五二〇六期

读诗散札(五)

启功诗论得其「俏」

魏暑临

启功先生作为20世纪杰出的书画家和学者,其作品、学养、轶事为世人所乐道,尤其近年他的一些挥毫或演讲的视频传播面广,引起世人的关注讨论。其中有些内容是他谈诗、写诗,因与常人见识不同,机智而富有别趣,更引人瞩目。

一是他早年书写王之涣《凉州词》的视频。《启功书友会》微信平台在发布视频的同时附一段说明:“启功先生认为王之涣这首诗的第一句是错的。如果是‘黄河远上白云间’,有河就有水,有水就有了草木,人们就不用再‘怨杨柳’了,春风也就‘度’过‘玉门关’了。所以第一句应是‘黄沙直上白云间’。末一句是‘春光’而不是‘春风’。”这段说明与张志和先生纪念启功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能与古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所指出基本一致。文中记录启功先生曾指出《唐诗三百首》中两首有错字,《凉州词》是从内容角度分析,另一首沈佺期《独不见》则是从格律角度分析。关注诗句的异文,是他精于文献学和诗学的必然反映。

《凉州词》的异文自古至今争论不断,我曾阅读大量资料,感叹言人人殊,某些见解让人不免喷饭。我也写有《例谈对诗词欣赏中“套板反应”的辨驳》和《凉州词的格律》论析之。就该诗的文本而言,杨琳先生的“‘黄河远上’与‘黄沙直上’的是非”考定其真容应为“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沙直上白云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启功先生的依据,正如他在1987年书写的条幅上注明的“以郭茂倩《乐府诗集》本为长”,他虽然没有像杨先生那样梳理过历代不同版本,但他直觉式的,也是经验式的判断,倾向于《乐府诗集》,与真相极其接近。有意识的正是他讲的这段理由。

我们知道,该诗的所谓“怨杨柳”,指的是笛曲《折杨柳》,否则就与“羌笛”无关。有些学者却一味强调笛曲,全然否定真实的“杨柳”意象。而启功先生偏偏没提《折杨柳》,只谈到真实的杨柳,因为杨柳和黄河之间有一个“水”的联系。有人曾指摘启功先生失于偏颇,但以启功先生的学养,能不知道这里牵涉到笛曲吗?

此外,“春风”其实本来也可以做“春光”的代名词,以前支持“春光”的学者,其实没有给出特别有力的佐证。启功先生却用真实的杨柳之景,解释了“春光”的问题,因为杨柳在则春光在,而杨柳的生长却未必需要风吹,这就巧妙分清了的二者的区别。这就是他化繁为简,乱中提要的手段,也是我说的“俏”之所在。他的这种简短的诗论是机锋式的,不是严谨的论析,虽然不完全“科学”,却不能自圆其说,直引人接近正确。古人的很多诗论也简短,却模糊不清,不像启功先生这样切中肯綮,直中要害。

另一更有趣的视频是他讲王维《相思》时读作“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并解释说“后来一般本子都印成‘劝君多采撷’。那要你少采撷,因为它相思,你把这个拿走了,它还想着那个,你要说‘劝君多采撷’,你专门折散两个人,专门折散两个豆儿,真是很残忍的,‘劝君休采撷’就合情合理”。引得听众笑声掌声不断。

“启功书友会”平台的题目是《启功先生改古诗》,不准确,因为该诗异文已有之,他不是改,而是判断和选择。“合情合理”四字正说明他诗论“俏”的基础乃在于平实。

至今似仍未见到对此诗异文可称定案的论著,但世人一般都站在人的角度,以相思之豆作为相思之情的象征,多采撷就意味着多相思。但原句明明说此“物”相思,即便是借来表达相思,也应该是“采之欲遗谁”,送给别人以寄托自己的相思,而不是劝对方采走,留作以后单相思之用。

通常的理解比较直率,但与原句不太符合。启功先生的解读与常识相反,却切合原旨,且更为深曲,因为物本相思,所以休因采撷以破坏之,如此则爱护,又是因为人对这种相思的珍视和同情。体物之细微,令人赞叹。而听众之所以鼓掌欢笑,不正是因为启功先生寥寥数语,说得那么简要轻松,说得那么“俏”吗?

年代,北疆博物院已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博物馆,也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心。1932年曾有记者参观北疆博物院,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所藏展品:

“……黎桑氏白发婆娑,而精神矍铄,随时指点,阐说极详。而该院陈列各物,在考古学上,更有极大之贡献。”

“入门正面玻璃橱中,列一我国古代原始动物之骨骼,趾高背隆,较记者躯干犹高,察其形状仿佛野牛,但据考古者言,此兽鼻上,纵列有软角二,不知果何名也。此外关于地质学之矿物凡四千余种,细观化石断片,鱼类鳞腮,历历可辨。其他更有甘肃方面地层下掘得之古代武器,即石质箭头,或为古代人类自卫之具,古时铜器搜罗亦多,在历史上均有莫大之价值,鱼类鸟类,莫不具备,即微小之昆虫,亦有一千箱之多。”

“另一室陈列黎桑氏猎得之兽类标本,最奇者为两体相连二首二尾八足之小猪,最大者则为在青海时所获得之兽,视其形状,亦驴亦马,实则非驴非马,即土人亦莫知其名,闲此兽非怪喇嘛之允许,不得猎得……”

北疆博物院填补了以黄河、海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古生物领域考察的空白,出版的刊物,著作被列入世界动物学、植物学、古生物学文献数据库,是中国北方地区考察生物各学科早期科学记录的重要依据。北疆博物院也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2016年经过重新修缮后,北疆博物院面向公众开放,这座被誉为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活化石”的博物馆在21世纪迎来了新生。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 《小楼春秋》解说词:

1928年,北疆博物院正式对公众开放。当时门票售价3毛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元人民币,在馆藏的20余万件展品之中,几个当时作为礼物被送到北疆博物院的北京人头盖骨等一批复制模型,被看作这里的镇馆之宝。这些一级文物不仅见证了50年代亚洲人类的存在,更让欧洲考古界重新审视起曾经被他们忽视的中国。(节选)

# 北疆博物院: 藏品丰富的早期自然博物馆

任吉东 安宝



作为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集动物、植物、地质、古生物、古人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中国建立最早、藏品最丰富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北疆博物院的创建者是一位来自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甫桑志华。

桑志华原名保罗·埃米尔·黎桑(1876—1952),是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后,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桑志华”。

早在1912年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后,身在法国的桑志华便提出了考察中国北方腹地和建立北疆博物院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法国天主教会的认可,还得到法国外交部和教育部的资助。1914年,在来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完成之后,桑志华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线到达中国,于3月21日在满洲里入境,3月25日抵达天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在华科学考察工作。

1914至1917年,桑志华主要对天津、北京、河北、山西及周边地区进行一般性的考察和采集,了解地形、地质、水文、气候等情况,为他深入北方腹地研究奠定了基础。从1918年开始,桑志华致力于对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北方腹地进行考察,重点收藏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及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自然科学标本。他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哺乳动物皮张、昆虫标本及2000余件矿物标本。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桑志华对旧石器时代文物的考察。1919年6月桑志华前往甘肃庆阳考察时,在庆阳以北约55公里处首次发现了丰富的上新世蓬蒂期化石。随后在

1920年,他在鄂尔多斯到庆阳一带发掘出标准的蓬蒂期动物化石。而在6月4日,幸家沟出土了一件距今约1.8万年的石核,成为中国出土最早的第一块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同年8月,桑志华在庆阳赵家岔的黄土底砾层中又发掘出土两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从而彻底打破了自1882年以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的论断。

1923年,桑志华与德日进组成的“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对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首次系统发掘,不仅发现了大型旧石器时代地层堆积,还发现包括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在内的多种遗物。1924年至1929年,桑志华又先后7次在泥河湾地区进行采集和发掘,发现了大量包含第四纪真马、三趾马在内的动物化石。这些重要的科学考察被部分收录进《黄河流域十年实地调查记(1914—1923)》,该书详细地记录了桑志华自1914至1923年的十年间在中国北方以黄河海河流域为中心的科学考察成果。

桑志华将搜集到的大量标本和化石分批运回天津,储存在法租界崇德堂内。后来,他向耶稣会建议在建设天津工商学院的同时修建博物馆。1922年,法国天主教会和天津法租界行政当局采纳桑志华的建议,将紧邻英租界马场道清鸣台空地的一部分用于修建博物馆,这就是北疆博物院的由来。

该建筑由比利时商人办的义地产业公司(原名义地放款银行)工程部经理师泰设计监造,是一幢混合(砖、混凝土)结构建筑物,外沿装置有防盗门及双槽窗户。该建筑物为一幢上下共三层的楼房,包括三个实验室、一个办公室、一小间照相暗室、两大间藏品库和一大间作业室。建筑物的造价连同水、电及采暖设备总共耗资3万块大洋(当时折合30万法郎)。

1925年又在已建办公楼的西端,动工增建了一个陈列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